

●漫游湘西南

月湖山与云岩寺

许杰

离黑田铺不远处有一座山,名字叫月湖山。

在月湖山的山脚下,有一个巨大的矿坑。矿坑里积满了蓝幽幽的水,看似一个湖泊,不知是谁称它为“月湖”了。清冽的湖水,幽远清寂,如梦境般展开在我的眼前了。月亮落到湖水里,发出轻微的响声。

月湖山名字由来已久,据《大清一统志·宝庆府》载:“月湖山在邵阳县东七十里。怪石嶙峋,嵌空峭异,上有云岩。”这里说的云岩,是指云岩寺,建于唐元和年间(806—820)。昔日的云岩寺周围古木参天,浓荫蔽日,禽声阵阵,清脆悦耳,不少高僧云游到此讲经说法。

说到这月湖山,这云岩寺,不得

不提起一个英雄。时间推移到了宋朝,抗金英雄李纲,在宋高宗即位之初一度为相,曾力图革新内政,仅七十七天即遭罢免。绍兴二年(1132),复起用为湖南宣抚使兼知潭州,不久,又罢官。“在廷之臣,奋勇不顾、以身任天下之重者,李纲是也,所谓社稷之臣也。”林则徐更是对李纲作过一句精辟的评说:“进退一身关社稷,英灵千古镇湖山。”

李纲在被贬途中,过黑田铺,一路攀援,走进月湖山上的云岩寺,见景生情,赋《邵阳道中云岩寺》一首:“山空小寺依嵌窠,日暖幽禽转好声。万个琅玕一茅屋,何当此处寄浮生。”人老了,权力失去了,故乡又在哪里呢? 日月经照,而人生如寄。世

间最深的痛,莫过于繁华过后,却不知归途在哪里。

我于诗中,于黑田铺,于云岩寺,与李纲相遇了,在绍兴年间的一个下午消磨。一阵风吹过,李纲消失了,云岩寺消失了,消失在历史的深处,不留痕迹了。

月湖山的风景,只留下这个所谓的月湖了。在往返的路上,看到有很多的网络主播在拍摄着短视频,这里已然成为一个网红打卡地。他们看我,我也看他们,正在我在历史的罅隙里见到李纲的诗句一样。

这景色,这岩石,这令人炫目的湖水……此刻,不是我,而是另一个人,坐在时光倒流的地方。

(许杰,任职于邵东市文旅广体局)

红石林放歌

夏太锋

进入湘西古丈县红石林,我们惊呆了。块块红石依山势列队,或平铺静好,或突兀狰狞,或凹陷羞涩……似块块梯田,高低错落,层层叠叠延伸;如座座宝塔,玲珑剔透,争先恐后叠加隆起;更如一摞摞码放的书籍,等待游客翻阅破解它的密码。

如果说张家界伟岸,红石林则娇媚;如果说张家界豪放,红石林则婉约;如果说张家界是大江奔流,红石林则是小溪潺潺。

导游是一位土家族阿妹,边走边介绍,红石林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碳酸盐石林,这种特殊的地貌形成于5亿年前的早奥陶纪时期,是名副其实的地貌瑰宝。我们沿着宁静的游步道缓缓前行,这里十步一景,我们百步一叹。有时你觉得红石如海浪,等你回过头,则又变成了游鱼。远看像河马喝水,近观又成了黄狗吠天。你可

以把它们想象成驼峰突起,雄狮卧地;又可以描绘成河蚌列队,田螺耸立。大自然就是一位神奇的工匠,把红色岩溶地貌、峡谷、溶洞、湖泉、瀑布融为一体,各显其姿,各尽其美。

红石林处处有美景,而且不重复。在“奥陶海底”,有一处足球场大的空间,屹立着千奇百怪的红石。岩石上没有树木,也没有花草,在阳光映射下,赭红色的石块闪烁着光泽,像待嫁的姑娘抹了胭脂,妩媚多情。只有石缝中的泥土里顽强地长出几棵小树、几丛灌木或几根藤蔓,叶片在风中摇曳,搔首弄姿。绿叶点缀红石,色彩明艳,亦真亦幻,如诗如画。

石林间耸立的石壁分割出一条条小巷,相互贯通,宛若迷宫。我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心里又迷惑不解,红石为何物,这么神奇? 导游也许看出

了我的心思,帮我解疑释惑:红石里蕴藏了大量的铁和锰,不适合植物生长,这些红石温度越高颜色越红。

时近下午一点,我们沿着一条逼仄的小径向上攀援,来到“冰石夫妻”跟前。只见两柱红石挺拔直立,一大一小,相依相偎,恩爱有加,大家纷纷拿起手机拍照留念……

大家继续前行,抹着汗珠到达山顶。山顶有平地,几条石凳。阿妹善解人意,张嘴唱起了山歌:“你喝茶就喝茶,哪来这多话。我的那个爹妈,已经八十八。”这是土家族山歌《六口茶》,以前我唱过,张口就对:“喝你二口茶啊,问你二句话。你的那个哥嫂,在家不在家……”歌遏晴空,笑盈石林,疲劳一扫而光。

这边歌声刚落,那边歌声忽起:“要我唱歌就唱歌,要我行船就下河。唱歌莫怕歌师傅,行船莫怕礁石窝。哦喂——”唱歌的是一位土家族阿公,穿着颇具特色的民族服饰,精神矍铄,歌声宛如鸽哨,在山谷回响,在石林穿行。

(夏太锋,武冈人,湖南省作协会员)

►水天一色
郑国华 摄



●故土珍藏

紫苏春笋烩小·肠

陈芙蓉

立夏时节,一家子驱车来到乡下,看望几月不见的父母。一路上,乡野湿润的空气带着花草的清香飘进车内,沁入心脾。

田野上,新插的秧苗犹如五线谱,那一棵棵嫩绿的秧苗有如跳动的音符。各种不知名的小花争相从绿叶中探出笑脸,鲜嫩的小笋破土而出。小鸟和着蛙鸣,奏响着春天的交响乐。父母见儿女们回来,脸上笑开了花,不一会喷香的饭菜便上了桌。满桌佳肴中,哪能少了当季的美味——紫苏春笋烩小肠。这道菜看似平常,做起来却不能半点含糊。

首先挑一副新鲜小肠,用面粉食盐反复抓揉,清水漂洗几次,然后放开

水里焯。这样不仅可以去掉异味,还可杀死细菌,吃起来放心。再把小肠冲凉,切成小段备用。然后,从冰箱速冻层拿出事先焯了水的小笋清洗切条。有人或许要问,为何不直接用新剥的小笋呢? 新剥的小笋也很鲜美,可是因水分太足了点韧性;而经过速冻的小笋则特别嫩嫩,且较有韧性,风味更是不一般。

要想此菜味道鲜美,可别忘了加紫苏。这紫苏呢,不仅具有解表散寒、行气和胃等功效,还有一股特别的芳香。与小肠一起炒,可增香提鲜。初夏的紫苏刚长不到两三寸,似豆蔻少女般亭亭玉立,摇曳多姿,且芳香浓郁。摘一把紫苏洗净切碎,再备好葱

姜蒜椒等,就可以起锅炒了。炒这样气味特别的菜定得用纯正的菜籽油,先爆炒小肠到七分干,再加入小笋和干红椒一起翻炒几遍,这样既可以吸掉多余的油分,又能融合笋子和小肠的味道。一股清香味渐渐从锅里飘出来,但还不够浓郁,须加入葱姜蒜翻炒几下,最后放入紫苏和老抽、盐拌匀……这样,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紫苏春笋烩小肠就做好了。此刻,已是满屋飘香,让人禁不住食指大动。尝一口,清脆可口,既有小肠的嚼劲,又有竹笋的脆嫩,还有紫苏的芬芳。荤素搭配,油而不腻,让人齿颊留香。

久居樊笼,心情沉郁,吃一道愉悦心灵的美食,顿时口舌生津,精神振奋,一扫之前疫情笼罩下的阴霾。暂时放下繁琐的事务,忘掉种种不适和烦恼,一家人围炉煮酒,拉拉家常,别有一番趣味。

(陈芙蓉,新邵人,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)

●六岭杂谈

感谢生命中有美好的你

薛健

儿媳早早进入产房,却“迟迟”不见喜讯传来。直至午时过后,才从电话里听到儿子急促的声音:生了,生了……当小孙子朗朗被推进母婴室时,我没有异常的惊喜,反倒内心沉静。这并不完全是我想有个小孙女的愿望落空,而是见到朗朗那瘦削的身躯,心里莫名地泛起一丝怜惜或惻隐之情。不过,我还是蛮开心蛮知足的,毕竟当爷爷了呗。

开心的时刻总是短暂的。第二天,朗朗因黄疸偏高被送进ICU室观察和治疗。这样,朗朗只能孤孤单单待在病房里,不,是待在那么狭小的透明的小匣子里,见不到他的亲人,吮吸不到母亲的乳汁。我和他奶奶也只能在探视室窗口见他一面,摸不到他的肌肤,闻不到他的气息,只能默默地祈祷……

半月后,我们把朗朗从医院接回家,为之准备的一切只等他享用:小床、小衣服、小玩具……似乎一应俱全,连月嫂也已请好,只期盼朗朗那居高不下的黄疸指数快点降下来。接下来的两三月时间里,没少跑医院,没少验血,透视、打针、吃药,却未见好转,最终还是住进省儿童医院。经过医生治疗和家人呵护,那个捣蛋的黄疸怪兽才被降服。通过近半年的积极治疗和悉心照顾,朗朗的黄疸指数已完全达到正常值,不再是那个人见人怜的小黄人儿了,不仅脸蛋变得粉嘟嘟胖乎乎,身子也日渐长大……

每当我轻轻哼唱歌曲《小草》时,襁褓中的朗朗便睁大眼睛,似乎在听又似乎没听。反正我一唱《小草》,他就睡得快些。看他恬静入睡的样子,我内心便平添几许安然、几许思忖:希望他也能像小草那样“千磨万击还坚劲”,不惧风雨,不畏艰难,成

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! 一两岁的朗朗,开始牙牙学语,会叫妈妈爸爸之后,就会喊爷爷了。我心里自然是乐开了花。朗朗三岁的某天,我跟他说了些掏心窝子的话,像是说了爷爷的一切都将属于你之类的深情表白。结果,他当晚硬是粘着我带他睡,且连续三晚。至今,我都想不明白,三岁的小孩竟能领会大人说的“大人话”? 难道这就是亲人之间可能产生的特殊心灵感应?

朗朗三岁多上幼儿园。一天,幼儿园搞亲子活动,我作为家庭代表参与其中。那天,他当着众多小朋友和老师的面和我一起唱了《送别》。虽然他声音有点小,但并不怯场,而且完整地吧歌唱完并赢得师生们的赞许。从那以后,朗朗变得更开朗、更活泼、更懂事。到了四岁后,每天从幼儿园回来,朗朗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和我下象棋。有时为了激励他阅读写字,往往拿下象棋去刺激他:不读完这几个字、不做完这几道题,就不跟你下象棋。这一招,管用。他既搞了学习,又玩了象棋,一举两得。当然,他还小,并不懂得何为学习,但兴趣和习惯是从小就要培养的。这期间,既满足和快乐了一颗幼小的心灵,同时也加深和升华了大人与小孩之间的亲情关系。

何谓陪伴,就是与你亲近的人一同感受生活的苦乐,一同经历风雨的洗礼,一同走过平凡的人生。朗朗带给我的就是这样的一条河流,温馨且美好。

从他呱呱坠地到如今的俊朗小子,这五年间,我虽有艰辛、虽有疲惫、虽有焦虑,但他带给我更多的是欢愉。他的到来,本身就是一种美好。

(薛健,绥宁人,湖南文艺出版社退休编辑)

老 姐

刘小溪

那天上午,姐姐忽然从乡下赶来县城,要我陪她去医院检查眼睛。医生说,姐姐之所以视力减弱、过早衰老,是因为年轻时底子太差、体质太弱。姐姐的情况我是知道的,她长期生活在农村,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! 如今,四十七八岁的姐姐老得似乎快了些,每次,我都能从姐姐的皱纹和习惯性的“迎风泪”里读出了她生活的艰辛!

在姐姐之前,母亲还生过一个女孩,只是未满月就夭折了。姐姐长我八岁,生长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。那时父亲在小沙江教书,家里由于出身不好,只能寄住在别人家楼顶上一间极其简陋的小房子。母亲告诉我,生姐姐时,主人不准在屋里生,只好请人在屋檐下扎个草棚子。阴历十月底的天气,寒露霜风常常将棚子吹得乱颤。

那时候,母亲每天靠挣几分小工来换队里的最低口粮,靠闲暇给人绣花换来一些杂粮维持生活。姐姐三岁时,由于饥饿难当,经常肚子痛,当时要看医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。父亲常常自身难保,他有些重男轻女的思想,好不容易回家时,只是看一眼姐姐罢了,一脸的无奈。临走时,也只是嘱咐母亲将家门前的苦栗树皮刨下来给姐姐煎水喝! 一到晚上,姐姐肚痛难忍,痛哭声不绝于耳,母亲没能睡过一个安稳觉。好在有老鼠和蝙

蝠们经常光顾,姐姐和母亲就在这种凄凉哀婉的茫茫夜色之中相依为命!

乡邻们看到母亲抱着皮包骨头、头部低垂、眼睛下陷、牙龈紧缩的姐姐时,个个摇头叹息,一些人还认为母亲不要白费力气了。一次院子里杀牛,母亲想给姐姐弄点牛血汤。一位堂爷爷可怜地说,多给些牛血给她吃吧,这样子反正吃不到几回了……母亲每天抱着自己的骨肉以泪洗面! 我出生后,接着两个妹妹相继出生。那时,姐姐没读完小学就挑起了家庭的担子,挣工分、担柴、做家务……眨眼功夫姐姐已是几十岁的人了。

陪姐姐检查完后,医生开了些药,我抢着掏钱抓了药。可姐姐硬要将药钱给我,并说,你们一家工资也不高,在城里生活不容易。我好说歹说姐姐才收起钱。我想留姐姐回家吃中饭,可姐姐说家里喂了一头猪、一头牛,还有鸡鸭什么的,不回去不行呀! 我只好买了几斤水果送姐姐上车。看到姐姐那张满是沧桑的脸庞,看到她孤单地登上公共汽车的那一刻,心中满是心酸和感慨!

几十年了,我们各自成家之后,都在努力地做着为人之母、为人之父该做的俗事,那份亲情慢慢变得厚重。我立于街头,目送着姐姐远去的身影,眼眶里不禁涌动着一种湿漉漉的东西。

(刘小溪,隆回县文联副主席)

